

J I Y I M E N

记忆门

李汉平

人民文学出版社

I 247.5
495

记忆门

JI YI MEN

李汉平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作者曾以《梦·泪·梦》影响了许多男女青年。这是她的又一部独具特色的新作。

小说披露了一个女人丰富而隐秘的感情世界。她内心充满痛苦而持久的挣扎和搏斗,在人生的道路上感情不断地升华,事业不断地进步……情节并非离奇,但却情感动人,故事是日常所见,但却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人物心灵的微妙活动,常常诱发人们的深思,能使读者在愉悦的艺术享受中,受到鼓舞和教益。

责任编辑:刘会军 杨植材

记 忆 门

Ji Yi Me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171,000 开本787×940毫米 $\frac{1}{32}$ 印张10 $\frac{3}{8}$ 插页3

199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950

ISBN 7-02-001313-9/I·1200 定价4.55元



作者像

在前进中，他发现了痛苦与欢乐，
他每时每刻都不会安宁。

——歌德：《浮士德》

题 记

记忆之门打开了，有好多珍珠宝石流出来。

往事如烟，如烟的往事……

我拾起感情的珠子，穿一挂项链，挂在我生命的脖颈上。

灿烂也好，黯然也好，它毕竟是我的。

我是一个人。我生活过。爱过，恨过，有过高尚的情操，也有过卑鄙的情感。也纯洁，也龌龊。我是我自己。

在我出生之前不曾有我，在我去世之后也不会有我。

我只是一段小夜曲，在时间的长河中，在宇宙的空间里。

我曾经发过誓，对这世界要真诚。

李汉平的风格

——序《记忆门》

胡德培

李汉平，是一位充满活力、积极进取、勇于探索、不懈追求的年轻女作家。

我认识她，是在1983年夏天。那是她第一部长篇小说《梦·泪·梦》即将出版的前夕，她来我们出版社阅改校样。

她因这一部作品而名噪文坛，由一个杂志的编辑而成为了哈尔滨市的专业作家。

以后，她进了鲁迅文学院，上了北京大学作家班。几次碰到她，她都兴致勃勃地与我谈文论艺。

我知道她在进行艰苦的艺术探索。但没有想到，她这么快就拿出了新的成品，而且，拿来的长篇小说不是一部，也不是两部，而是三部、四部。她的勤奋，她的刻苦，她艺术探求的精神和毅力，可想而知！

读完李汉平的作品，我们几位编辑都觉得很有特色，很值得研究。于是，我们之间曾有过几次相

当认真的交谈和讨论。

作家发现主体，找到自我，这对于一个时期忽视创作主体、抹煞作家自我的错误思潮是一种拨乱反正，是尊重艺术、尊重创作本身规律的一种回归，也是一种进步。因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作家失去自我，就是艺术本身的一种失落，丧失主体，就是艺术本质的一种丧失。

但是，任何主体，都是生长在客体的土壤之上，作家都是与社会现实环境不可分离的。作家主体只有与社会客体很好地融合，而又不失去主体鲜明独特的个性，那才是艺术所要求的、所渴望的。

如果作家仅仅看到主体，陷入自我，而忘掉了自我所赖以生存的生活土壤和主体须臾也不能离开的环境，那是主体的虚妄，自我的迷失。那种主体是没有血肉的，自我是虚假的，反映在艺术创作之中，则是不真实、不可信的。

一般看来，这仿佛是艺术创作的普通常识。但是，要认真做起来，却是颇不容易的。不少作家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常常有所偏移，处理不当：或者丢弃了作家自我的独特个性，或者远离了社会发展的本质特征。李汉平在艺术探索中碰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许多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也经常为这样的问题所缠绕、所苦恼。看来这是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一个艺术课题。

李汉平，既执著，又谦逊。她充分地阐述自己的想法，又很善于吸取几位编辑的意见。然后，融会贯通，做了认真的修改，终于使自己在艺术道路上又跨进了一步。这就是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记忆门》。

我希望李汉平在继续实践和探索中，为自己感情的自然抒发、心理的深入剖析、语言的抒情特色、艺术的优美空灵等独具特色的追求，选择能够纵横驰骋的更广阔的生命原野，寻找充满阳光雨露的更滋润的丰沃大地。

我觉得，这是李汉平的风格，是她勇于实践、不懈追求的进取精神和奋斗风格。

我为李汉平又一部长篇小说新作的出版而倍感兴奋！特写下这样几句话，向大家推荐。

是为序。

1991年1月31日

目 录

李汉平的风格

——序《记忆门》.....	胡德培	1
一 早醒的感觉.....		1
二 穷街.....		6
三 憧憬的十四岁.....		15
四 惆怅，淡绿色.....		24
五 红岁月.....		34
六 爱的芽.....		42
七 剪不断，理还乱.....		52
八 苦斗.....		66
九 校园.....		75
十 超越.....		92
十一 高峰体验.....		107
十二 大森林.....		116
十三 隐秘角.....		135
十四 走出茧壳.....		149
十五 过去的故事.....		171
十六 别.....		182

十七	升华.....	194
十八	永远的父亲.....	200
十九	美丽的校园.....	222
二十	感情开花的地方.....	232
二十一	雪中情.....	245
二十二	女同学.....	258
二十三	爱的终点.....	264
二十四	西北行.....	273
二十五	抉择.....	280
二十六	别绪依依.....	289
二十七	亲情.....	297
二十八	蓝色交响曲.....	301
二十九	风雨兼程.....	310

一 早醒的感觉

我的感觉早早地醒了。也许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儿。还有幻想和记忆。幻想越来越少，记忆越来越多。当记忆在那称做“大脑”的仓库中暴满的时候，生命也就到了它的临界点。

而我还没有。我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女孩儿。记忆的屏上只有几块淡淡的墨迹，我说不清那是什么。而幻想却像云，像鸟，去去来来，很柔软，很甜蜜。

我的胳膊变成一对很大很大的翅膀，呼啦呼啦地飞，飞遍地极八荒。

我的双腿变成金色的鱼尾，恣意欢畅地游，游遍海角天涯。

爸爸的眼睛很亮很大，好像两颗璀灿的星星。我喜欢看那眼睛，一直看到瞳孔里去。那瞳孔儿很深很黑，像一片幽深的海。那里面有两个我，笑咪咪地，很调皮。

爸爸的眉毛很浓很浓。

爸爸的两撇小黑胡很美丽。

他常常带我去公园儿，给我买冰激凌，带我打

滑梯。

我们有时候会分别。爸和妈吵架以后，妈就带上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爸舍不得我，爸哭。妈却永远是那么义无反顾。

那是北方的小镇。灰尘，泥泞。有一天天下着雨，很冷很冷。灰灰的天。灰灰的地。我难过得想哭。

妈带我走进一家饭馆儿。门上的彩色珠帘子“哗啦哗啦”地响，很好听。

她要了一盘韭菜馅儿的煮水饺。我们吃了。我不饿了，可还是冷。我没说，妈妈好像什么都知道。临出门，她从身上脱下一件天蓝色的毛线背心穿在我身上。我穿着像袍子。我不穿，她却执意给我穿。我暖了。她冷了。

雨仍下着，很凉很凉。我们坐在有篷儿的黄包车里，车轮溅起一点一点的泥浆。妈的嘴唇儿乌青，浑身抖得像一片秋天的叶子。一双美丽的大眼睛俯视着怀里的我，一双手紧紧地把我抱着。

我挣扎，要把毛线背心脱下来，让妈穿上，可是那一双柔韧的手仍然紧紧地将我抱住。

从此后，我爱上了纯净明丽的天蓝。对于我，那是温馨的母爱的颜色。

摇篮像一叶小船儿，悠悠地飘过我童年的岁月。“船”边上挂着些彩色的小饰物，我到现在还记得。那

些彩色的小荷包、小笊帚，美丽的小绢人儿，一点一滴地织着我童年的梦。

阳台也是一只船，载着我的遐想。早晨，那轮永远新鲜的太阳跳跃而出。傍晚，漫天漫天的火烧云。

我常常想变成一只鸟，飞到火烧云里去。

阳台就是我的家，我的小屋。我有时从凉台上叠一只飞机放下去，叠一只小船放下去，有时候就在凉台上睡。

屋后的窗外是人家的铁皮红屋顶。屋顶上有一道一道突起的棱，好像大方格子。一群一群的鸽子栖落在那里，“咕咕”地叫着，啄食着高粱米。灰鸽子的颈子上闪着粉蓝、灰绿；白鸽子却一律雪白，只衬着红红的眼睛。

我一上午一上午地注视着飞舞的鸽群。我以一个孩子的头脑分析着，谁是鸽爸爸，谁是鸽妈妈，谁是鸽孩子。

墙上有一幅画：《我们爱和平》。那是当时很著名的一幅画儿。画面上是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每人手里抱一只鸽子。

夜里，我常常看见幻影。开着灯的时候，我起来喝水。看见走廊里一片灿烂。是些梳着抓髻儿，粉衣蓝裙的少女，摇着彩扇，轻盈盈、笑盈盈地从走廊里走过。一队又一队，过也过不尽。都清一色是

粉衫蓝裙，荷花姑娘似的。

我望着，望了许久许久。可一直到我躺下，那粉衣蓝裙的姑娘也没有过尽。她们一直弥漫到我的梦里，星星点点地，都是荷花仙子。

天蓝天蓝的，母爱的颜色，在我周围旋转。

从那以后，我更爱上了蓝色。我的每一个梦，都是幽蓝幽蓝的，像夜色，像湖水。

煤气灶上的火苗儿也是幽蓝幽蓝的。它们歌唱着，舞蹈着，像一些蓝色的小精灵。它们催熟着锅里的饭，一会儿那饭就飘出奇异的香味儿来。它们使壶里的水唱起欢快的歌儿。

我久久地看着那火苗儿，感到一种节奏和韵律。看着看着，好像我也变成了一朵小火苗儿。穿着天蓝色的裙子，在跳舞。

目不转睛地看。把眼睛看酸了，看痛了，我便伸出尖尖的小手指，去摸那火苗儿。我想那火苗儿一定很温暖，很柔软，轻盈得像蓝绸子。

“啊”地一声，我叫起来。

小小的、尖尖的手指上烫起一个白生生的泡。我痛，我不敢声张，只是跳着脚儿，吸着气，用嘴吮着那个手指。

我的第一次试验。幻想失败了。

搬家。有花园的白房子。凉亭。葡萄架。听说，先前是苏联人住的。三家人家。几个孩子。

园子里有一片菜地。那是我的百草园。我最大的兴趣儿是拔水萝卜。很认真很认真地挖土，小心翼翼地拔。有时会拔到晶莹剔透，又红又大的，有时却是白白细细的一根，柔弱得好像豆芽儿菜。

汗流浹背。小小的萝卜盛满了我那淡绿色的玩具桶。用清凉清凉的水洗净它们，放在洁白的细瓷盘子里，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看——那一片莹莹的红色、水灵灵儿的红色，好像一轮一轮的小太阳。

太阳暖暖地照着。铁皮屋顶被晒得滚烫滚烫。我们爬到屋顶上晒太阳。这里没有鸽子，只有荫荫的树。慈母一般地，为我们抖下一片荫凉。

院子外面是一个小胡同儿。一排低低矮矮的小土房儿，好像又黑又丑的老太婆，佝偻着腰。

住在小胡同儿里的，有各色人。做铁匠活儿的、干瓦工活儿的、刷灰儿的、抹墙的、摆水果摊儿的、卖煎饼果子豆腐脑儿的……

对面的那家姓杜。孩子一串串，很穷。大哥叫凤弛，二哥、三哥……还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佛的孩子，叫凤英。

他们的妈妈生病了，喘得透不过气来。肚子胀得像皮球……

二 穷 街

我们家的窗子外面，就是那条穷街，穷人的世界。

妈不让我到外面去玩儿。我便隔着窗子望着。

卖豆腐脑儿的那家有个跛腿的小姑娘，每天早晨坐在矮脚凳上很认真地吃饭。她一口一口地把饭吃个精光，一个饭粒儿也不剩。然后就一下一下地用勺子刮碗底，刮出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声音来。听了那声音，人的手指尖儿发痒，头皮也发痒。

凤英像一只善良的小兽，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她妈生病了，她在照顾她。屋子里的墙壁很黑，隐隐约约地，还能看见一张娃娃抱鱼的年画，很旧很旧了，不知贴了多少年。

凤英有一双忧郁的细眼睛。

隔着窗户，她常常看着我，我也常常看着她。

有时候，她羞羞地对我微笑一下，那目光很温暖很温暖。我也怯怯地对她微笑一下，很惬意很惬意。

“你叫凤英么？”